第二十四卷

世系部十五 臣

奸簒

趙高　王莽　董卓

曹操　王敦　黄巢

安祿山　朱泚　秦檜

卷二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十五

奸篡

趙高

高閹人也始皇巡狩至沙丘道病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巳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

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
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
死行遂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爲皇帝趙高爲
郎中令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
諸公子欲與我爭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
大臣皆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
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
心實不服令可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
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
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

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兄弟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劒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用法益刻於是戍卒陳勝等皆起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八月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

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
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高前數言關中盜
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
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盡畔秦吏聽諸侯諸侯咸
衆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
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
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
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
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爲有大賊令樂召
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

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樂遂斬衛令直
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閻樂前
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
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
願得一郡爲王勿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勿許曰願與妻
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
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
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
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
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

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議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狥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降沛公至項籍殺之

王莽

莽字巨君孝元后弟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

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獨謹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中郎陳湯等皆當時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新都侯遷騎都尉侍中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卿佐故在位更推薦之是時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遂擢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賞賜邑錢悉以享士

愈爲儉約成帝崩哀帝即位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
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對賢良
策深訟莽於是徵莽歲餘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即日
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
期門兵皆屬莽拜莽爲大司馬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
是爲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
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而引
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
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
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牙爪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

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即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羣臣因奏言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當如霍光故事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太后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遂賜號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莽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惟封爵乃以聞時帝方卜后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

外家其勿采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今當立后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遂立爲皇后初莽白太后以帝幼年奉太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衞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衞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恐其與已爭權也五年冬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勑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

不得相爲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謂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明年改元曰居攝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誅莽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今共行天罰誅莽

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
誥作策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莽旣滅翟義自謂
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以符命自立爲眞皇帝以居攝
三年爲初始元年改號曰新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
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
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
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猪狗不食其餘且若自以金匱
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
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
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舜良久曰莽必欲得

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
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
族滅也莽旣得傳國璽又欲改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
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
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
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
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率羣公奉
上皇太后璽綬鴆殺王諫而封張永初莽爲安漢公時
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
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墮壞孝元

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旣成名曰長壽宮太后至長壽宮見孝元廟廢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有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太后没年八十四没後十年而漢兵誅莽孺子嬰三年莽篡位十八年而更始代之凡二年而光武卽皇帝位

董卓

卓臨洮人饒膂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中平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

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隷校尉袁紹謀誅宦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内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内食臣請收讓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刼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遂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

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
士大盛乃廢帝而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遷何太后於
永安宮旋弑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産家
家殷積卓縱兵大掠淫虜婦女謂之搜牢卓又姦亂公
主妻畧宮人恣意殺虐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
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
時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
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初入京師雖行無
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任吏部尚書周毖侍中伍
瓊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孔

伷爲豫州刺史張咨爲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韓馥袁紹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內主黃巾餘黨又衆十餘萬轉寇太原破河東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爭之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吾用善士而諸君到官郎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毖而遷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於是盡徙洛陽數百萬人口於長安悉燒洛陽宮廟官府人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

墓收其珍寶而入長安百官奉迎拜揖卓遂僭擬車服
乘蓋兄弟諸子皆典兵事結壘于長安城東以自居又
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
卿以下祖道於横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
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
鑊煑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閒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
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時王允與呂
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
於市歌曰布乎布乎三年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

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伏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布應聲持矛戟刺卓趣兵斬之內外士卒皆稱萬歲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大曙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之塢中珍藏有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奇玩如山積

魏曹操

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嵩驚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不信於時惟梁國喬玄南陽何顒知操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名邵與從兄靖俱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月旦評操詣邵問曰我何如人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喜而去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操聞而笑曰閹竪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初平元年正月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

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術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宮室是時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將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是時袁紹代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一卓也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青

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擊之爲賊
所殺信乃迎操領兖州牧而自擊黃巾於壽張東操追
黃巾至濟北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
銳者號爲青州兵遂往征陶謙拔其五城初張邈少時
好俠操與之善操之攻謙志在必死以父嵩見害於謙
也勅其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孟卓邈字也後還見
邈垂泣相對已而張邈與陳宫叛操以迎呂布賴荀彧
保鄄城程昱說范東阿卒完三城以待操二年操襲定
陶呂布夜走東奔劉備張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
兖州平建安元年操軍臨武是時董卓已爲王允誅滅

允又爲卓將李傕郭汜所殺長安大亂車駕復還洛陽矣操乃將兵詣洛見天子董昭等勸操遷都許下操遂自稱大將軍迎天子都許昌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乃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也建安二年操討張綉三年東征

呂布屠彭城悉平之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進兵攻許諸將皆恐操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祗足爲吾奉也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共誅曹操謀泄操殺承等六年操將征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卒破紹斬其二將顔良文醜七年

操軍譙復以太牢祀喬玄復進兵官渡紹自軍破嘔血
死八年表譚表尚夜遁九年操攻鄴十年冀州平表尚
與熈奔遼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栢
或說操遂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熈首來不煩兵
矣九月康斬尚熈傳其首諸將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等
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十三年南征劉
表至赤壁與劉備等戰不利於是軍大疫多死乃引還
劉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十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
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十五年冬作銅雀臺於鄴
十六年張魯據漢中操遣鍾繇討之而使夏侯淵等出

河東與繇會是時關東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遂等叛操於是遣曹仁討超操自潼關北渡臨濟河爲流矢所中韓遂與操有舊操欲離其黨於是交馬相語移時共道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乎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超果疑遂卒爲操所破十七年征孫權十八年進兵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乃還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十九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爲王七月征孫權參軍傅幹諫不聽操自合肥而還十一月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伏皇后殺之伏完

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孟津天子命置旄頭
宮殿設鍾虡二十年西征張魯魯降封魯及其五子皆
爲列侯二十一年操進爵爲魏王十月治兵征孫權二
十二年操軍居巢孫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三月操引
軍還二十三年金禕耿紀等欲挾天子以攻魏未成而
敗操聞之怒召漢百官詣鄴盡殺救火居左者二十四
年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誅操不克死之是年孫權將呂
蒙襲斬關羽操表權爲驃騎將軍荊州牧上書稱臣於
操操以權書示中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
陳羣等陳說天命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

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死年六十六

晉王敦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帝初鎮江東以敦為元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時劉隗用事頗踈間王氏敦上疏訟導功德表至導封還敦敦復遣入奏敦初有重名又立大功既專閫外之寄手控強兵羣從貴顯故帝畏而惡之而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不能平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

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卽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帝遣王廙往諭敦敦不從復留之廙更爲敦用及敦至據石頭嘆曰吾不復爲盛德事矣放縱兵士大肆刼掠內外百官皆奔散刁協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敦時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至是敦以太子有勇畧欲誣以不孝罪廢之得溫嶠辨說敦謀乃沮敦遂收周顗戴淵殺之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

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數敦曰公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小兒狂悖至此王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敦曰脚痛孰如頸痛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出免者以百數朝行暮改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言曰公至都來稱疾不朝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自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竟不朝而去還屯武昌以兄含為荆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

憤成疾而崩太寧元年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賚牛酒犒勞敦稱疾使主簿受詔敦以王導爲司徒而自爲揚州牧又以王含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荆州彬爲江州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鄧嶽周撫謝雍爲牙爪敦無子養含子應爲子及敦病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我死之後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作謀須敦

死後作難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畏乃僞言敦死下詔討鳳等餘皆不問敦聞詔病轉篤乃以含爲元帥上書罪狀温嶠遂遺含書曰今日之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今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思與賢哲弘濟時艱劉遐蘇峻不謀同辭導雖不武情在寧國謹明目張膽以爲六軍之首矣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及含軍敗敦聞而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俄而

敦死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
王敦滔天作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
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

黃巢

巢曹州人世鬻鹽富於貲善擊劒騎射喜養亾命咸通
末歲饑盜興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先
時謠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
盜起時議畏之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數千以應
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關以東州縣大抵皆
畏賊賊於是放兵四畧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追擊

賊遺貲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執刺史據安州北掠齊魯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及仙芝爲宋威所獲傳首京師其衆復推巢爲主巢自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轉掠淮南時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小人讒勝賢豪忌憤退處草澤既一朝有變天下離心故巢之起人士多附之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指目朝政之弊皆士不逞者之辭也會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城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其賊帥多爲

節度使裴璩斬獲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隨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遂入閩圍福州觀察使棄城走巢入城焚燒室廬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巢巢復轉陷桂管進寇廣州執節度使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入關因詆宦豎亂朝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及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等皆當時極敝廣明元年巢遂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走招討李係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胔蔽

江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十月巢據荆南會山南東道
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釣轡藻韉望
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賊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
語呼之輒奔還官兵伏於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巢懼
度江東走或勸巨容追賊荅曰國家多負人事平則得
罪因止不追故巢得復整其衆攻鄂州入之轉掠江西
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還戍宣歙等十五州復以計破
殺駢將而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濟采石侵揚州當此
時也高駢按兵不出巢又悉衆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
整衆不復剽掠矣所過惟取丁壯益兵而已進攻汝州

遂陷東都東都留守劉允章率百官出迎賊巢入勞問
里閭晏然允章之力也明日夾攻關王師潰田令孜奉
帝趨咸陽賊自東都抵京師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
灞上巢乘黃金輿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
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初入京見窮民皆抵金帛
與之甫數日遂大掠縛居人索財物富家皆跣而驅爭
亂人妻女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戮無類矣巢遂
舍含元殿卽帝位號大齊是時乘輿走至成都巢使朱
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
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

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唐弘夫爲行營
司馬弘夫扳咸陽桟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
出至石井邠涇軍爭入競掠貨財子女巢伏野次覘之
見其備弛即遣賊率衆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
至相與出讙迎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賊至皆負重不
能走是以甚敗巢復入京怒民迎王師縱擊殺人萬餘
人血流遍溢謂之洗城明年正月鴈門節度使李克用
遣將夜襲京師火廥聚時諸鎮兵亦至克用遣部將楊
守忠等最先進擊賊渭橋呼聲動天巢夜奔入商山委
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復得整軍去

四年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陜濟河而東壁汝州破尚讓於太康取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巢大恐解而去克用追巢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夜走胙城入冤句奔兖州克用追至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陷瀏陽殺畧甚衆

湘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安祿山

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祿山忮忍多智善測人情通六蕃語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壯其語因釋不殺祿山遂乞與守珪爲養子擢幽州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媚事之多出金帛結其左右利貞入朝盛言祿山乃授營州都督自是使者往來一口同稱玄宗始以爲才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使兼押兩蕃渤海黒水四府經畧使又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三年祿

山入朝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御史中丞俱餞鴻臚亭祿山陽爲不敏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堪委托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祿山曰臣不識太子何官也帝曰太子者吾百歲後將付以此位者也祿山卽佯驚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萬死乃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貴妃兒每拜必先妃而後帝帝怪之祿山對曰蕃人先母而後父帝大悅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祿山恃恩入謁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

惕然不覺自讋折林甫與語揣知其意便迎折之祿山大駭故每見林甫雖盛寒必流汗林甫亦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大德林甫呼為十郎祿山還鎮留麾下駱谷居京師駱谷每奏事還祿山必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然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唯赤心耳帝為起第京師服御等雖乘輿不能過焉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酣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又自以無功而

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旣酣悉斬其
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審卽賜祿山鐵劵封
柳城郡公進爵東平郡王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祿山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旣兼制三道意益
倨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祿山中流矢走平盧祿山
不得志乃上言欲悉兵討契丹以報帝詔朔方節度使
何布思會討之布思多權畧祿山素忌才欲襲取之故
表請自助布思懼轉入漠北爲回紇所畧奔葛邏祿祿
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獻之京師祿
山已得布思之衆兵益雄愈偃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

山反帝皆不信至是國忠建言乞追還覲以驗厥狀祿山得其謀即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朝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因是必欲殺臣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詔還鎮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祿山既總閑牧因擇良馬内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他日二人見上言曰臣有一策可以坐消祿山反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

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又不發更遣中使以珍果賜祿山欲以潛察其變中使受賂還言祿山無反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保無異志卿等勿憂也冬十一月祿山反范陽祿山詐爲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將兵入朝討楊國忠遂濟河下陳留滎陽遂入關上走蜀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逆致陛下播越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

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
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
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
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百姓皆走驛官無煙相
與枕籍而寢貴賤無復辨識矣次馬嵬乃賜國忠及貴
妃死祿山遂僭號東京是年太子即位靈武時賊將既
陷長安日縱聲色財利故車駕入蜀無追躡之患肅宗
北行亦無西顧憂祿山既老愈肥目復盲又得疽疾性
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祿山子慶緒乃與李諸兒共
殺祿山慶緒襲位後爲官軍敗走歸史思明思明殺之

祿山父子僭位僅三年

朱泚

泚幽州人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泚大曆七年希彩爲其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諗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共詣泚推知留後有詔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三年泚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身入衛既至見內殿賜賚甚厚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爲所賣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而進泚太尉及滔合田悅

以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
泚惶懼請死帝勉之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焉及李希
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
千東救曜過闕下京兆尹供軍衆怒供給粗糲不肯食
羣噪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乃食此庸能持身蹈
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山乃盡甲反旗而鼓刧
令言西行殺使者薄丹鳳門帝倉惶出走夜至咸陽思
桑道茂之言復疾趨奉天都虞侯渾瑊以數十騎自夾
城入北内衆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帥家人子弟俱奔
奉天赴難令言遂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入諸宮嚴兵

自固而未有所屬恐不能久以泚昔在涇原有恩且失
權日久乃相聚而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則事可濟
令言遂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肯許苐留使者飲以
觀衆心是夜令言復率數百騎往見泚泚卽擁徒衆向
闕下舍前殿總六軍僭卽帝位國號大秦而自將兵偪
奉天時四鎭合兵萬人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
入關播渾瑊曰漢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
北過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以分賊勢盧杞
曰漢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之倘出乾陵
恐驚陵寢瑊曰自賊圍城斬乾陵松栢以夜繼晝其驚

多矣今城中危急救兵至者惟四鎮耳若得營據要地則泚易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四鎮兵過是自驚陵寢不可上乃聽杞兵自漠谷進果為賊所邀是夕四鎮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初上至奉天詔鎮近道兵入援有言朱泚為亂兵所立欲求攻城者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信之至泚僭位報聞盧杞白志貞又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上悅之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

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徃而必死但恨舉朝無蹈難之臣耳遂奉詔詰泚泚陽爲受命館漱於客省尋殺之及泚圍奉天帝卒不詰問杞

秦檜

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二帝北遷金以檜及孫傅張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遂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入見拜禮部尚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三千八百里踰

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撻懶縱之亦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偕行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其通虜明甚紹興元年除叅知政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發檜曰今非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内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並任宜分内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高宗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可也二年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檜罷前一日上謂直學士綦崈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若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檜又言爲相數月可
以聳動天下今未有也宕禮郎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
外然後知上亦疑檜之姦矣五年上駐蹕平江復召檜
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即日授檜樞密使會浚求去
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
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故鼎復相浚遂謫永州始浚鼎
甚相得浚先達力引鼎浚又嘗盛稱檜於鼎鼎曰此人
得志吾人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其政至
是檜聞浚言深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
盖因以激怒鼎使擠浚也鼎素惡檜至是反信檜卒爲

檜所傾云八年拜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憂之曰
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檜與宰執共入見
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
講和乞顓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
下更思三日既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決矣檜
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帝
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不移乃出文
字乞决和議勿許羣臣預之鼎遂力求去出知紹興府
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和議中朝士以議和論不合者
咸相繼去位矣檜方挾金人自重至是欲上行屈巳之

禮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時諸將所向奏捷而檜
力主班師九月詔岳飛還行在楊沂中還鎮江劉光世
還池州劉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呿不能
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檜盡收諸將兵詔給事
中范同令諸將入對岳飛至入對曰如今文臣不愛錢
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檜領之於是世忠俊並爲樞
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荅詔視常期
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檜別下詔命三
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
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

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受元樞之制以出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是密院之人三帥始知兵柄見奪洪皓歸自金致金酋室然寄問之語檜聞之深以爲憾令李文會論之皓遂貶英州後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舉朝上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故我便要殺你自是檜出列大兵長挺以自衛自檜擅政屏塞人言故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陰私以取寵求媚中有一二恐觸忌諱只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至有請檜乘金根車置益國官屬并議九錫者

檜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檜爲華旗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卽捕治之又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大事只申臺省上不聞也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檜勲業明日檜入忽問曰昨日奏事甚久執政皇恐曰某惟誦太師勲德語終卽退實無他言檜嘻笑曰甚荷盖已㩁言事官上章矣執政甫歸閤彈章副本已到其忮刻如此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柔

佞易制之徒言官聽檜彈擊者輒以政府與之故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二人然甫入即出或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檜能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止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檜皆擯去之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四終